

電影《海鷗食堂》里,去芬蘭旅行的正子被航空公司弄丟了旅行箱。之後,她陷入漫長的等待,幾乎每天都要往航空公司打電話: 我的行李還沒有寄到嗎?

遺失了行李的她, 最初簡直無法正常生活——穿着同樣的衣服, 去同一家館子吃飯, 在同一個碼頭停留。終於有一天,她不再追問,而是開始添置新衣, 嘗試新的風格,設定新的生活軌迹,迎接新的可能性。結局你可以想象得到,離開了那些一直以爲帶在身上才有安全感的東西,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。

作家海明威也遺失過一只旅行箱。在這只家庭旅行箱里,裝着他 and 第一任妻子哈德利·理查森 1921 年至 1926 年在巴黎生活的回憶。1957 年, 海明威找回了這只落在巴黎里茲飯店的旅行箱。憑藉旅行箱里裝着的私人文書,海明威完成了《流動的盛宴》。

旅行箱的故事總是充滿戲劇性。我的閨密爆料,S 一家出門旅行要帶上一口鍋。有一次去沙巴,閨密和 S 在機場碰上了。S 展示他的裝備:他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,短袖、長袖、毛衫、外套,只是爲了 在旅行箱里放上一口鍋。理由是到了海邊, 從當地漁民手里買上一些海鮮或者自己垂釣後,隨意加工就是極致的美味。S 喜歡泡在各種出境游網站上, 隨時和家人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, 北京的生活真的可以什麼都不帶走。在他的出門邏輯里,一口鍋比我們覺得重要的那些衣服啊相機啊重要多了。

家庭旅行箱裡裝了些什么？

作者:郭韶明

F 和我出行時喜歡帶上一本書。這本書可能是一直沒看的,也可能是正在看的,總之,我們都愛在旅行箱的外側塞上一本書。幾次同行的事實都證明, 我們不僅沒有時間看帶上的這本書,常常還會再帶回幾本。而給旅行箱如此增重的意義,只是在飛行途中翻上那麼幾頁。後來我發現,像我這樣帶着孩子出門的人,會遇到各種突發狀況,怎么可能會有讀書的時間?我太高估自己了。

父輩的旅行箱里總是喜歡裝上食物, 而且屬於兩地流通型。我可愛的老爸老媽,在去台灣的時候特意在旅行箱里裝了一塊醬牛肉, 因為擔心在那里吃不慣。而 F 的老爸,從國外返回的時候,要背上好幾盒牛奶。他們都忽略瞭如今美食的跨地域性, 覺得身體力行的流通才是有意義的互通有無。

歸家的旅行箱里內容也很豐富。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會早早給家人備上禮物, 放在旅行箱里最不可撼動的位置上,然後自己一切從簡。回家嘛,什麼沒有? 父母絕不會讓你的旅行箱空着回來,他們常常會給你塞上更多的東西,直到開箱子都有些困難。父母給你的,可能不如你給他們的花哨,可一定是你最熟悉的。

後來還看到一些“私家必備”。一位前輩出

門旅行時要帶塊抹布,到了酒店,第一件事就是把風塵僕僕的旅行箱好好擦一遍。

不久前, 朋友圈里一個女孩很欣喜地曬出摺疊晾衣架。住酒店的衣服晾曬問題已經困擾了她很久,現在終於迎刃而解。這讓我想起之前有人分享過的經驗, 把旅行箱往冰箱或是衣櫃等高處平放,抽出拉杆,就是一個天然晾衣架。在晾衣服這個問題上, 姑娘們的想象力是無窮的。

有聰明人士甚至列出了一份家庭出行必備清單。號稱拿着這個清單勾勾畫畫, 你就可以放心出門了。可事實並非如此。我們天生具有開清單的癖好, 但清單是根據個人習慣建立的, 所以, 你很難讓一份公共清單滿足私人需求。比如, 我家的旅行箱最常見的問題就是帶錯衣服。我總是莫名其妙地帶很多同一個季節的衣服, 不是凍得瑟瑟發抖, 就是行程被迫告一段落,先去買件衣服再說。

我還有出行焦慮問題, 翻開旅行箱無法迅速決定哪些該

帶走、哪些該留下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 私家必備倒是可以戰勝一些出行焦慮吧。如果帶上一口鍋最重要, 那麼其他問題你都可以接受; 如果帶個晾衣架、帶塊抹布就能安心, 那麼其他小

意外都不是問題。最要命的就是, 你想把既定的生活狀態帶走, 你想使什麼事都處在可控範圍內, 你想一直保持自己的舒適區完全不被侵犯, 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別出門。想想一整只旅行箱不翼而飛的故事吧, 你肯定一分鐘都不想待, 直接踏上歸程。



無聲的尊重

作者:冯雪珺

一個冬日的傍晚,我如往常一樣加入候車隊伍。候車的有五六個人,有序而安靜。此時,一個人牽着一只狗,從遠遠走來。暮色下,那身影被路邊的燈光鑲上一層金邊,尤爲醒目。

漸行漸近,只見年輕男子高大魁梧,腰板挺直,緊貼着他的德國牧羊犬配有專業的拉杆——這是導盲犬的標準裝備。哦,是一位盲人。我見那男子徐徐走向車站,在候車隊伍的不遠處停了下來。

沒有人招呼那盲人男子,我也猶豫着是否上前領他過來,卻見候車隊伍中爲首的中年男子,瞬間收起手中正在閱讀的書籍,已然大跨步走到盲人男子身後,其他候車人也陸續緊隨其後,沒有一絲騷動。我身旁一個火紅短髮打扮成朋克風格的女孩,瞥了一眼導盲犬,想必是怕煙味影響到它的嗅覺,稍作遲疑後掐滅了剛剛點燃的煙,跟了過去。

一個新的候車隊伍,在一人一狗的身後排開。陌生的人們在無聲之中達成的默契,令我驚異。

沉默依舊,直到公交車到來。“您稍等一下,我這就……”司機剛要離開駕駛座

準備攙扶盲人男子上車,卻被他禮貌地回絕了:“謝謝,不用。”盲人男子執意在導盲犬的引領下,自行上車。正值下班高峰,車上已滿是乘客。然而,自那男子上車後,人們迅速向後部集中,在狹促的車廂里爲他騰出了一小塊空間。

緊挨着司機身後,坐着一位六七歲的小男孩,站在旁邊的媽媽猛地拉起小男孩,讓出了座位。

雖然媽媽舉動突然,但乖巧的小男孩沒有流露出一絲不悅。導盲犬抬頭看了一眼,便將主人引領到空座上,然後靜靜地臥在一旁。

“您好,您要去哪里?”“您好!我要去莫爾大街。”“好的,陛下!”司機談諧的回答惹得車內一陣歡笑。汽車載着歡樂的人們繼續前行……

車上,人們都在默默地打量着憨態可掬的導盲犬:即使在急轉彎的時候,它也搖頭晃腦地努力保持直視前方的姿態,神情專注。與平日里對待寵物狗的情形不同,沒有人試圖靠近去撫摸它,或是用手機拍照。我旁邊那位剛剛讓座的小男孩,慢慢舉起手中啃了一半的麵包,想上前去喂它,被媽媽及時制止並悄聲耳語:“它在工作,有自己的職責,不要干擾它。”聽到“工作”一詞,小朋友立刻縮手退了回來。

小城不大,男子很快到站了,跟司機簡短道別後,與導盲犬下了車。公交車內沉默依舊。而此時的我,在沉默中體會到了無聲的關愛、深沉的尊重。

窗外,寒風習習;心里,暖意融融……

我家門前有一個劇院,常常會有一些二人轉的演出。那歡快的曲調常常在傍晚時分響起,整個上半夜的時光就都跟着顛跟着顛了。那里的門票分三個等級,最低也要 30 元一張。但這絲毫沒有阻礙人們來看二人轉的熱情,劇院里常常是人滿爲患。

鄰居張大爺是個二人轉迷,一輩子就好這一口兒,可是家里的經濟條件不好,根本沒有閑錢讓他去劇院里過癮。這位爺自有他的高招,傍晚時分背着自家的藤椅,往劇院門口的大喇叭旁一放,美美地躺進去,搖着扇子,在暖暖的風里搖頭晃腦地聽起來,那叫一個美啊!

劇院的人精明得很,並沒有驅逐他,因爲他那無比享受的神情,也算是給劇院做了免費的活廣告。兩相成全,相安無事,樂得其所。

時間長了,張大爺便成了劇院的門前一景。那輕輕搖着的扇子,一定在他的心間扇出了最愜意的風。

這便是優人一等的心。

劇作家沙葉新曾經有過一個鮮爲人知的筆名——“少十斤”,不細心的人不明就里,仔細看,原來是他將自己的名字劈成兩半。沙葉新自己開玩笑說:“將‘沙葉新’砍去一半,也不過‘少十斤’,可見沙葉新無足輕重,一共才 20 斤。”

胃癌手術後,有記者採訪他,他照例幽默不斷:“因爲癌症,我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,我也是‘無畏(胃)’的,你想聽什麼,隨便問吧。”

這是一顆多么豁達而輕鬆的心——把自己看得很輕,人才會鬆快。

沙葉新是出了名的“犟脾氣”,向來不媚時、不曲學阿世,在任何環境下,都能做到不降志、不辱身、不趕時髦、不迴避風險。有人評價沙葉新,說他是“不爲權力寫作的老戲骨”,他也確實是個秉承文人風骨的人,不做權力的吹鼓手,堅持自我思考、獨立書寫,絕不出賣靈魂。

這便是優人一等的心。

妻子喜歡撿垃圾,每次一家人出去吃飯回來,挺貴重的皮包里面都裝着撿來的礦泉水瓶子。我覺得丟人,更讓我不能理解並有點討厭的是,孩子竟然也學她撿垃圾,樓下誰家丟棄的衣物妻子也都撿回來,破爛的縫補好,臟的洗淨,導致陽臺上總是堆得滿滿

的,像垃圾場。我覺得妻子帶壞了孩子,讓孩子小家子氣,短了貴族氣質,爲此不止一次和她爭吵。直到後來我才知道, 妻子每次賣了舊物都會帶孩子去看一個沒錢讀書的孩子, 他是妻子和女兒一起幫助的孤兒。我無比慚愧, 妻子這樣是帶壞孩子嗎?她這樣,只會讓孩子的心一點一點更靠近陽光。

這便是優人一等的心。

畢淑敏說,優等的心,不必華麗,但必須堅固。

優人一等的心,不是你有多富貴,不是你有多霸氣,而是——相對那些庸常,多了一份優雅;相對那些浮躁,多了一份從容;相對那些冷漠,多了一份慈悲。(〔羅馬尼亞〕尼克萊圖)



優人一等的心

作者:朱成玉

小時候,男孩想溜出去玩,剛動念而已,就聽到老媽喊:“立立,功課做完沒?做完才準出去!”你們猜男孩怎麼辦?他這麼回答:“哦,正在寫。”

但事實上,他決定等下回來再寫,先去玩比較重要。而且即使被老媽發現,也沒什麼了不起,頂多被罵兩句——況且自己哪天不挨罵!

當男孩長大後,他又想溜出去找老張喝杯酒,也剛動念而已, 就聽到老婆喊:“阿立,房貸算出來沒有?”你們猜男人會怎麼辦?他這麼辦,他也對老婆喊:“同事老張幫我算,我去找他拿。”

其實老張連自己的薪水都算不清,別說算房屋貸款了。沒關係,男人這會兒先混出門再說,待會兒老婆自然會算房貸。男人必須一身缺點,女人才會從男人身上找到優越感和成就感。

男人其實是在女人的罵聲和尋找自己生存空間的過程中,逐漸成長的。

甚至有天老媽從客廳里拎出一只襪子對他喊:“又到處亂扔, 另一只呢?”此時老婆從臥室里拎出另一只恰好走出來,也喊:“死鬼,你再扔襪子試試看!”

兩只分離了許多日的襪子,終於在兩個女人的手中相會。不過這兩個女人絲毫不爲之感動,而是感覺很尷尬。老媽心想:我兒子怎么能讓你這麼罵!老婆此時恰好也想:這是我老公,你還罵。

而男人呢?他趕緊躲到陽臺上陪老

爸抽煙, 老爸朝暮色中吐出一口煙說:“沒事, 讓她們忙去。”

恍然大悟,男人的錯誤有其存在的意義,否則女人忙什么呢?

這時三歲的兒子跑來哭着說:“媽媽打我。”

爺爺開口:“奶奶有沒有打你?”

“她叫媽媽不要打我。”

“那你媽媽打奶奶沒有?”

這時,輪到男人從中說明:“你媽媽不會打奶奶,等一下她會打我。”

“爲什麼媽媽要打你?”兒子問。

老爸對他的兒子說:“抽煙。”而男人則塞了片口香糖給他寶貝兒子說:“吃糖。”三個男人就一起望向黃昏,他們徹底明白,這個世界是屬於女人的。

不過,男人生的不一定是兒子,也可能是女兒。於是又有了另外一番場景,當他陪着老爸在陽臺避難時,女兒跑來,一手拎一只襪子喊:“爸爸,你又亂扔襪子,奶奶和媽媽在罵你。”



男女生活潛規則

作者:張國立

感激女兒的同情心,男人回答:“知道了。”這時小女兒兩手叉腰說:“又抽煙,我要告訴奶奶和媽媽。”

男人可以由此預見二十年後的女兒和女婿之間的關係,他多希望老爸身體健康、長命百歲,然後可以湊成三個男人在陽臺上對着夜色反省, 並相互取暖,以便繼續平安地生活下去。

女人呢?她們比男人浪漫,小時候親眼見到奶奶和媽媽滿房間找失散的襪子,開始明白男人與襪子間的關係,不過她們依然對未來憧憬,期待找到一個更好的男人,或從來不穿襪子的男人?她長大了,把過去的經歷

告訴丈夫,並提醒他,以期維持整齊與和睦的家庭,不過顯然夢想和現實之間有極大的差距, 她不灰心、不沮喪,喊:“老公,你到底算出來貸款利息沒有?”

噢,老公呢?剛纔好像聽他說去隔壁找老張一起算,是不是出去了?到門口看,皮鞋仍在,倒是少了拖鞋。哦,看起來他到隔壁去了,應該馬上會回來。

很多年之後,女人和隔壁張太太聊天,聽到一個

隱瞞她多年的大秘密,張太太是這麼說的:“李太太,你家老李很奇怪,他放了雙鞋在我們家,一放就是十幾年啊。”

怎么回事? 張太太也不清楚,但她說:“你們老李每次都穿拖鞋來我家,換了皮鞋又出去,他爲什麼要把皮鞋放我家?”

“死老李,回家找他算賬。”老李則一臉無辜地說:“一雙鞋,值得這麼大驚小怪嗎?”女人此時才明白, 她就這樣被糊弄了半生,幸好她有兒子。抱着開始冒出鬍子的兒子又撲又親地說:“你以後要聽話。”

兒子又扭又躲,他不明白,一生一世也躲不開,但他懂得老爸那套,人生不得已時需要應付一下。於是他說:“我聽啦。”

我計算過, 大部分的女人在一生之中對兒子說的話里, 一半以上都是這幾句:“功課寫完沒?沒寫完不準玩電腦。”“去,收好襪子, 要不不準去打球。”“吃飯吃飯,沒吃完飯不準看電視。”

這幾句有什么共性?偷偷告訴你們,就是:不準、不準、不準。女人改造男人到底成功沒有?從某個角度而言,她們成功了,不信你聽三代男人在陽臺上的談話——最老的那個安慰兩個小的說:“她們說不準呀,你們就當她們在咳嗽,咳咳咳。”

另兩個男人對着剛露出臉的弦月,都開心地笑了。

這也是日後男人總喉嚨不好, 老愛咳嗽的主要原因。